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餘堂文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四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遊記

使廣西記

順治八年辛卯秋八月

皇帝婚禮成上

皇太后徽號九月遣使詔赦天下時奉使無專官臣閏

章以刑部主事與使廣西廣西地險遠歲為期是時天下初定水陸驛不備使者裹糧遇舟車乏絕輒三四日不得發衡山以南種火而食人雜虎豹行明年三月始達桂林宣

詔書如典禮明日謁定南王定南王者孔氏名有德拓地定廣西者也建藩獨秀峯下貴重無與比而巡撫王公一品巡按王公荃可聞閔章名間嘗為王言至則王相勞苦命前席具言其平生及用兵粵西曲折已賜食

王笑曰君來厚幸往粵地阻兵使者數輩多反自衡永
間孤手闢此土監司郡守皆君同榜盍徧遊觀吾所置
吏士使諸郡為治裴閏章辭謝曰使於斯職也義無容
遊王顧眄叱咤自豪言出皆諾無敢後至是色微怫強
笑曰向聞若名士故與若驩孤豈肯煦它客者耶已又
曰君奉

詔書錄黃發諸郡例取諸郡吏奉詔月日還報事乃訖
今廣西郡縣荒遠非數月不悉致何坐守鬱鬱也此中

江山奇奧可娛客即徧遊兩粵亦何不可君行矣撫按
兩公目余諾謝出時桂城無傳舍又重違王意念期遠
乃下灘江抵平樂梧州二郡所過陽朔諸山稜疊峭詭
下涵澂碧不可殫狀作粵江賦留蒼梧旬日暑雨晝晦
蠻洞水多蛟涎毒不可飲挽舟又難上蒼梧備兵僉事
彭君熿力促余遊粵東遂出私錢買棹乘江漲順流東
一日抵肇慶古端州也分巡僉事沈君鼎留避暑為十
日飲假館崧臺過端溪購得數硯又三日至廣州五羊

城登越王臺問陸賈說南越王陀處大噉荔枝而西秋
七月溯平樂聞賊李定國破衡永薄桂林矣知平樂府
尹君明廷亟止余勿往曰俟王師破賊解圍行未晚也
居頃之定南王自殺桂林城潰浮屍蔽江下余亟道蒼
梧東歸道梗困甚所在山澤盜起剽掠乃取

詔書及郵符褰敝繒中隱姓名與賈人俱至韶州獲見
海南道林公嗣環巡按廣東御史楊公自瑛二公執手
賀無恙飭將吏驛送復出郵符乘傳行始余之困於蒼

梧也守將戒嚴夾江置礮壘矢石令無縱一人一艇而
余從舟載藥物或聞王以下諸公謬相重意橐中裝多
固尼余行是時吏民有敢走者輒斬米斗一金聞賊乘
勝至人相視哭余使謂其帥請盡棄舟助戰艦裸身歸
帥義之以小艇送出境是時桂林之變惟巡撫王公先
引疾去餘或死或亡罕全者余以定南王從吏出遊回
次平樂得東向未幾平樂陷其守尹君死之而余以先
發得免後數歲

詔使之役悉歸行人諸部曹遂無復奉使者

遊龍洞山記

華不注龍洞皆歷下諸山之最著者華不注距城十五里而龍洞之遠倍之山寺盡燬故遊者絕少丁酉九月余同嚴給諫子餐登華不注因戒從者為龍洞之遊會風雨中止凡官於齊及東西往來者十不得一遊焉己亥夏五月視學既竣念不可失龍洞乃偕藩使袁君叅臬陸君戎帥劉君往山皆積石其西巖曰錦屏丹壁蒼

蘇日月反照爛若披錦鶴雀蝙蝠多巢石罅間一穴深
廣銜石甕二不知所自始今亡其一無級可攀避兵者
絕而入嘗活數百人其東巖橫入山腹者為龍洞洞口
空明可布廣席稍進則深黑以炬行乍俯乍仰石乳沾
衣屨不移時達於山之陽余大笑曰昔張公養浩紀遊
云蒲伏蛇行幾死不得出至此退之登華山今何易甚
也復入達於山之陰列坐酒數行陸君詩成予次之劉
君又次之並書石上劉有二歌者操吳音佐酒聲出洞

中繚繞木末客皆盡歡余復問龍潭命土人前導西北
行里許得之石池泓然兩崖壁立舊傳潭深數尺今視
之纔尺許歲旱禱雨輒應宋元豐二年封順應侯祠在
錦屏峯下有宋碑是遊也先二日戒期次日雨至是則
微曦出岫輕風在衣山上下十里礧壑聲皆潺潺諸公
適無事能不辭遠余為主人劉君攜歌者又益以善酒
日暮而別具遊之勝惜乎山空無人不能止宿觀素月
之照錦屏也

玉函山記

玉函山在齊郡城南二十里皎然若几案一名卧佛山
余乘興偶出覓筍輿兼策杖徑造其巔向之皎然几案
者隱然在萬山中稍缺其北郡城當之俯視迷離惟明
湖荷芰城外流泉浮青綠白嵒華二山如列眉上有碧
霞宮皆石屋南望泰山不甚高若可凡事而指臂聯也
世傳山有鳥曰王母使者漢武登之得玉函化白鳥飛
去事見酉陽雜俎余謂山形差小非登封臨幸之所石

徑巉削無可容輦道世所傳殆非也然自有山以及漢
武不知幾萬載矣漢去今又數千載矣漢武即果至亦
萬古之須臾耳而山以漢武名是何無盡者待傳有盡
不朽者藉名速朽也天下之山川賴人以顯者類如是
豈好名之病山川不免與抑人自名之而山川不有與
士大夫無獨遊者余興至則遊不偕賓從塵籟既盡解
衣御風嗒然知浮名之非故而造物之冥冥不可得而
名也獨遊之樂視與衆為樂甚也作玉函山記於石屋

時己亥夏五月二十有七日

白嶽遊記

齊雲巖之於黃山若附庸國稱白岳者大之也相傳世廟時禱祀輒應羣相尋於白岳矣入山六七里為桃花洞天故邇邇仙棲真處其下為桃花磯夜聽水聲潺潺深林中一燈熒熒遠近明滅愴恍物外質明躡級抵枰厓石壁洞開高可旌旗廣可車騎是為天門其蜿蜒門外戟髯向人者枰也石上有汪司馬伯玉銘從天門虎

巖至榔梅庵見一山離立若擎菡萏心知為香爐峯左
右鐘鼓山如翼雲氣氤氲直通帝座數折抵飛雨崖得
三姑五老諸峯而五老為最蒼顏素骨後先列坐中一
峯昂首戴九松若危冠晞髮適從奴荷素琴命琴者高
子拂絃作梅花三弄余亦鼓一再行逸響崩雲山上松
風謾謾傳五老笑語鏗然響答頃之復有紫虛道人者
攜塵尾披鶴氅導余登玉屏絕頂則黃山天都峯縹緲
來接而羣山皆履帶下矣日暮仍宿桃花洞客問何如

廬山余笑曰珠簾飛雨去廬山瀑布遠而香爐五老娟秀過之但少怪石可為廬山小友頃當移尺一報匡君也然吾聞黃山三十六峯出其一足抵白岳而其境幽邃阻深軒轅浮丘公得私為窟穴遊屐罕至人情之耽近遺遠望崖而反即觀遊已然矣

西山遊記

官京師二年西山日在眉睫間而未得往遊也遊則自丙申四月始西山巍峩延亘千餘里士大夫踪跡所及

僅屈指一二為某峯某寺云譬之以蠡測海謂盡海則未也謂之非海則不可夫山亦若是已矣距城四十里為承恩寺寺雖壯故平壤無泉石折而出得二寺曰淨德曰隆恩並有松數株佳者髣髴慈恩寺松隆恩視淨德尤勝以其依山麓獨有泉也泉之源曰水盡頭逶迤左折流入寺門會日暮止宿其後層巖壁立松柏際天夜寂風駭殷若奔雷砉如裂石風止響窮爽然深省旦日渡濁河登石景山大風劃平地作水紋深寸許騎者

墮輿者仆再宿而遊香山香山者明世宗所謂西山諸
峯獨有翠色者也其泉曰甘露石曰蟾蜍曰香爐最勝
者為東軒神宗駐蹕手書來青軒三字墨跡巋然尚存
閨章諦視良久留詩而去可三里為碧雲寺泉出寺中
流繞僧舍汨汨焉泉穴作亭覆以古木舉酒盤薄水氣
襲衣余詩曰老樹數圍陰古寺流泉百折抱空亭蓋實
錄也有明全盛時物力既豐乘輿數出戚畹及中貴布
金無算故西山諸刹皆金碧莊嚴而香山碧雲為最一

亭一榭費累鉅萬春以杏花秋以柿葉紛紅深赤非復
人間惜乎遊非其時也然繫跡於官動不自由得三日
乞假縱轡一往亦足以濯溜塵稍謝丘壑矣但恨時迫
不得見上方諸山耳為之三歎

化成巖小記

亭於化成之巖曰語石以其與石相對堪共語也巖在
宜春縣北大石礪礪矗立數丈好事者覆之以閣若不
知有石者余見之失笑謂若屈偉丈夫怕其首作三日

新婦耳盍去之郡丞孫君曰諾於是發屋而石出徙閣而亭成稍進為李衛公讀書臺巖洞炯然其色深碧如菡萏初開而拳其半名之曰青蓮洞撤巖下敗屋數楹見巖勢側出如覆掌又如老人俯首舉袖揖客於烟霧間客之同遊者皆曠若發覆僧之居是巖者亦詫以為非吾故巖也於是與客舉酒歡甚山水之有亭榭猶人之高冠長佩也在補其不足不得揜其有餘向之人非不亟賞之也愛護之已甚而失之覲面者也予非能有

所加也因勢損益相之物外而遇乎其天者也是不可以不記

游春浮園偶記

秦和蕭伯玉太常自記其春浮園為時所稱美蓋因其高下鑿溪壘山一亭一逕皆竭能殫智求異於人伯玉既下世而余適分守湖西時宗伯錢公屬余以其猶子孟昉且謂能世其家而其園可惜固余所願遊者壬寅春行部至秦和連雨浹旬一日亭午方霽遂至園所時

孟昉客虔州求所刻春浮園記不可得地近城郭又數
苦兵去伯玉未三十年樵牧者皆得而往矣獻吉悼外
舅詩云田園樹大身先塋書畫樓成畫不開嘗讀之淒
然廢卷今伯玉既以猶子為後而其竭能殫智之所經
營卒歸之蔓草尤可悲也然亭臺半圯丘壑猶存斷壁
寒崖矗然斗絕回岡曲渚忽又奔屬客至者皆不辨其
為園也孟昉又別構小圃蒼叢妍好園中人能具蘭舫
筍輿酌家釀進園茗余徜徉其中遇嘉石奇樹則解衣

箕踞坐良久驅吏人遠去或呼園丁問花木種植剝治
接養灌溉之方纖細疏記窮日乃返不恨園無主人也
得詩凡五首逝者有知將酌酒酌伯玉焉

遊九華記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奇秀
及見九華始自悔其失言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
以山有蓮華峯改九子為九華予舟過江上望數峯空
翠可數約畧如八九仙人云其山外峻中夷由青陽西



南行則峯攢岫複環奇百出而入其中則曠以隱由山麓褰裳則寒泉數十百道噴激沙石碎玉哀絃而入其中則興以靜蓋巖壑盤旋白雲翳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為化城一峯屹然四山雲合若羣龍之攫明珠者是為金地藏塔循簷送目虛白之氣遠接江海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呌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母蹈湯火之求救援道士爭緣為市幾以山為壘斷矣寧復知有雲壑乎於是擇其可遊者曰東巖其上有堆

雲洞師子石僧屋數間刻王文成手書文成聚徒講學
游憩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
峯最高俯視化城為一盂絕壁矗立亂山無數所謂九
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涌起作層波巨浪青則結
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
乃具惜非閒人不得坐卧十日招太白夢得輩於雲霧
間相共語耳遊以甲午歲十月從之者查子素先徐子

道林

璵按自記云是記十年前所構今括殘稿得之刪
存十五六或訝其太畧余謂正恐蕪爾山猶人也

人識面而全體斯具記山者豈必一丘一石之不遺哉
禹貢及水經注千古遊記鼻祖不可髣髴杜老有云佳
處領其要亦猶愈於路程本
子也時乙巳歲除前一日

毛氏桂林記

桂林者江山縣西五里小山也舊名茅石岡以其業於
毛氏也又稱毛氏桂林巖石麗綺盤嵌離立寬受千人
隘容一趾詭勢駭形羆虎出沒叢桂連蜷不種自植烏
啄猿騰繁英委藉微風拂林香被巖谷芝草松苓卉藥
競集雷仆喬柯苔蒙菌附往復降登迷惑來跡余方箕

踞長嘯而江邑主人送酒適至山尊數酌頽然輒醉歸
徵邑乘闕無紀載因謂主人曰江陽多名山予皆不及
遊獨遊此林便幽絕可永日憶十年前見粵西桂郡人
皆薪桂無惜者今江山路交閩粵兵車時會地又偏城
郭烏知後來者不盡此桂而薪之也向非君物色告我
則陰崖老樹中恐乏幽人之跡矣主人曰有是哉不可
俾無聞於來世乃記之主人萬介公以進士令江山實
啟余遊者也

碧巖記

余至湖州之三日問太守吳公以山水之最則首舉碧巖碧巖故弁山高處太守嘗與客遊憩其上而湖之人罕至焉凡湖之山皆濱水可舟遊而碧巖距水八九里石磴欹危逕草沒胫芒履竹杖畢力而後至焉林木荒蒼風濯濯然暮寒侵骨有僧雪波者出其詩具言山中勝事屋後石壁十丈許冒以老藤攫拏佶曲下覆石泉中有物如蜥蜴蜿蜒五色禱雨則取之或時不見謂之

龍子春夏之交藤花盛開和笋作饌風味絕殊地產茶
與廟芥相敵然皆寄生箐篁巖石間滋以雲霧僧蟻附
而擷之曰野茶最高者曰雲峯尤清絕不多得余嘗過
匡廬五老峯啜雲霧茶蓋此類也寺東有洞如龍口草
木旁綴為髯逕西則珠簾泉下瀉為瀑布時秋晴水僅
相屬不能作崩崖砰石聲憑巖面太湖澄泓無際拍臆
盪胸巖石皆累峭初至山腰時望之若崇墉苔蘚繡錯
山稱碧巖或以此蘇文忠嘗題字其上今剝落猶髣髴

可辨聞山後有精舍三四皆鉅觀會朝雨逕滑從者蹣跚遂取故道歸山高寒難久居士大夫非有濟勝之具又耽冥搜者恐不能為是遊也書以告之好事者戊申

七月二十四日

西山遊記

西山之可遊者五六余得二焉一曰翠巖一曰香城香城距南昌五十里在山之阿翠巖則麗乎山原矣余先其難者從青山左折崩崖裂石中側行屢息抵香城寺

日已向暮香城者相傳晉高僧白雲住此土人依以避
兵僧焚香巖谷氣成雲兵望之皆層城不敢犯故以名
焉前山最高者為蕭仙峯或言仙蕭氏或言昔有仙人
吹簫其上云又左折踰數嶺逕益險猿挂行二十餘里
為翠巖寺寺西則洪厓煉丹井赤峽峭束泉爭道怒流
砉然雷驚石圻或散溢被石面如巾拂其崖下渟泓以
深者井也坐久作歌曰水瑟瑟兮石齒齒中有人兮洪
厓子石髮綠兮巖扉開雲車竭兮來不來明日過金嶺

尋丁道士問養生家言道士蓋嘗師張逍遙或以逍遙為地仙余出香城道過逍遙故居俗所稱虎洞者也叩其弟子具言逍遙不知書不事丹鼎晝嘗瞑坐石上夜衣羽衣禮北辰化去時年六十二所居虎穴逍遙至則虎去人遂異之以為仙竟不知道遙何許人也同余遊者為同邑高詠阮懷休寧汪楫舟次各有詩康熙丁未重九前五日記

振衣石記

溯洪厓井而上百餘步一石獨峙坐容三四人俯觀瀑
泉數十道砰轉谷間可濺衣憑流測源畢景忘返其旁
有舊刻云嘉靖癸亥冬武陽王洪泉奉命經此凡十四
字大如拳問土人莫能名余以筇杖擊石歌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之句遂名曰振衣石記之而去客言上
數里有兩石如輪水激之作鐘磬聲異日當更尋之

遊玉華山小記

登快閣西望玉華山蜿蜒城下謂可縱馬立至也出城

過水田間蹊路傾欹輿人皆側足行久之過赤峽有老
柏數十株自此登阪陟嶺折入邃谷佳石如林可坐可
倚太常蕭公伯玉置莖草龕前有巨石屹然相望山豁
江見足爽人意進一里許高樹婆娑得石蓮寺其林杪
懸棧飛亭跨越寒澗前輩楊褰雲書其亭曰浮槎其陽
曰飛練蓋泉出萬山驚流戛石雨則瀑布旱亦鳴玉泉
甘如醴相傳蕭楊兩先生過此輒盤礴坐卧為竟日留
時孟昉烹葵進酒攜書畫數卷展對泉上予喜甚用卷

中韻留詩亭壁日晡穿山腹陟玉華頂瞰江城如指掌
而三顧諸山氣若素練垂垂下接於江趨歸及山麓雨
將至矣予又成峯頂一詩孟昉曰玉華舊無名作今自
公始請並書之以貽後人其詩曰抱疴深媿未歸身野
鳥山樵暫主賓絕磴全消松閣暑碧苔長護石崖春忽
聞清磬知隣寺細酌寒泉見古人散帙憑欄堪永日僧
厨葵藿不愁貧翠柏戎戎挂夕曛振衣江色嶺頭分顧
山明滅數峯雨蜀口青冥幾樹雲畫壁荒祠陰慘澹出

城孤塔暮氛氤風流前輩誰過此笙鶴應從此日聞

遊青又記

枕青原而夾出於山谷者為青又予聞之藥公以其山
緬邈不盡故名土人相傳或謂之青幽云境杳邃畧似
武夷九谿十八澗自五笑亭而左穿山腋側下窅然以
深左右詰曲緣磴行予至之日落葉在林履聲颼然與
諸子登釣臺水清石峭顧而樂之前二里許得飛雲石
礪礪石仄疊望之若垂天之雲又涉磴數重大石橫出徑

隘甚從人私語曰盍鑿諸予笑謂山靈所留以拒車馬
客也逕再折層崖峻峽石駭水飛奔雷曳練藥公名之
曰漱青客皆選石列坐聆翫淹留委情棲寄自青原寺
至此可五里委蛇複嶂中其進若阻其往若迴惟一縷
泉聲淙淙隨人不絕山中草木蒼翠如早春將至一僧
舍寒香發林則山梅已華矣延目前峯遙青無際景仄
而歸途既半坐溪中盤石與藥公論生死鬼神事良久
又言此山之陽十里為天玉山上有瀑布從飛雲石畔

一峽橫入舊有千佛樓今皆山榛隰苓矣山之幽固不可勝窮也同遊者五人刻石紀姓氏康熙乙巳季冬之

六日

藥地禪師弘智胡萬咸以寧毛大可奇齡方位白中通堵子威鳳蒸

附詩 晴冬風日好乘興恣攀躋嵐氣盈襟袖泉聲
逐杖藜天圓一握小峯截片雲低暗穴熊留館荒陂
虎印泥杳冥忘去住曲折失端倪置屋緣茶園分流
潤麥畦野梅寒早發谷鳥臈先啼白飯烹葵羹青林
采藥迷惠莊心共遠支許手同攜不盡青青色重看
萬嶺西

柑林遊記

臨江厥土宜柑江畔洲渚間列植以千萬計予謂當坐

飲其下會南昌陳君士業蘄州顧子赤方山陰徐子伯
調吾邑黃子文在陸子在璞後先至於是柑林之遊
甫渡江則碧玉林立流火散珠纍纍下垂夾道委地客
皆頰首側身而過之席地小飲酒數行輒浮大白引柑
橘故實行觴政予以病止酒是日數十觴不醉顧子慨
然曰自有此柑林未有使君與我二三子惜不令太白
子瞻輩見之其不可不以告後人俾知柑林之遊自我
輩始予笑曰身後名何若生前一杯酒姑為我強醉日

暮酒盡野人獻橘又命取斗酒隻雞繼之坐待明月有
頃月出皎然江山雪色沿流放舟緩棹容與江漲波平
水鳥鳴咬咬與舟俱下遠見城頭燈火來迎影落水中
作數十燭龍蜿蜒無際未知太白桃李之讌子瞻赤壁
之遊果勝此否於是客皆次第賦詩屬予記之予謂柑
林不足記而諸君子數千里畢集一時賦詩紀盛則宜
有聞於後者也遂為之記

石蓮洞記

歲之丙午十月甲戌舟泊吉水桐江灣風日晴好與故人沈治先賀學林及少子恪策騎尋石蓮洞蓋羅文恭洪先樓隱處也行可三十里得二石室其一如覆盂高不盈丈周廣三之今為僧廬其一石扇欹陜初稍暗委蛇數折則豁然空朗上豁旁通洞門高處刻文恭手書梅闥二字先生嘗齋居獨坐或閉目終日不語士大夫數來問學山故多虎置短垣署曰虎豹闥虎遂絕跡人驚異之從學日衆環洞而廬者亭館相屬洞之南為正

學書院今門前雙檜巋然獨存余攀崖危坐顧謂客曰
若知文恭之樂乎方其廷對第一時天下方盛公年又
甚少朝廷四方快覩其文采謂且大用公偃蹇朝列枕
藉於虎豹魑魅之宮數十年以終老何哉今雖講堂草
閣蕩為寒蕪久矣嘗試策杖層巔極目長嘯四山飄飄
夕陽乍陰安知先生不往來其間乎乃歌曰谷風淒兮
山木疎岩堯無人兮誰與居瞻赤螭兮望回車又歌曰
朝白雲兮暮明月思美人兮坐起忽瑤草寒不死巖花

開未歇歌罷而出谷口萬樹聲颼颼余與客皆陶然若有遇也是夕止宿僧為予言文恭年六十夜聞洞外人聲曰甲子年生甲子年與君相見月圓前公亟歸望前一日逝矣其生死倏然如此世遂傳為仙去不知所終云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
卷十四

三十一

學餘堂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五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遊記

武夷遊記

自建寧府西行三百里抵武夷山萬年宮循溪遊溪凡
九曲峰三十有六溪口嶄然雄長者曰大王峰其半為
張仙巖攀巖見張徐二仙蛻峰頂有投龍洞天鑑池峭

險不可上肩隨者為幔亭峰即武夷君虹橋彩屋宴鄉人處也娟倩臨水立者曰玉女峰旁有峰負石如鏡所謂粧鏡臺也稍進為大藏峰峰側橫版曰仙船巖下有卧龍潭深不測前數石錯峙溪中曰小九曲其峰直且方者曰大隱屏朱子依之作武夷精舍地可三畝許獨平如掌蜿蜒其前者晚對峰左右天柱文峰諸巖環向疊侍鬱為奧區一石附隱屏有斷痕三曰接筍峰緣梯捫鍊絙可至頂其下種茶有茶洞有屋為雲窩皆石谷

谿研池臺洞穴之屬尺寸改觀又西曰仙掌巖橫石百尋陷掌紋其上數折則天遊峰峰故曲邃上有一覽臺頗視萬峰林立若相聚語溪流為玦為帶雲盪烟霏畢集掌上由山麓渡溪曰小桃源石門山塢間土沃泉香可耕可漱由此至上流稱峻者其峰曰三仰曰天壺曰鼓子曰玉蓋皆次第見山將平曠一峰匝雲際曰白雲沿溪之峰大概如此從天遊取別徑十里為水簾洞人立百步外巖際飛雨來灑人衣遶出於幔亭之後者為

換骨巖云仙人冲舉蛻骨於此余或舟或輿或梯或杖
薄遊者五日其溪流曲繞山中山迴相抱崖隨權轉交
蹊異勢故峰無定形曲無專屬雖有敏者目記指示頃
即迷誤其山蒼紺皆巨石斗峭作斧剡劍削痕苔草絕
附陟其巔有冽泉有茂林有佳茗靈卉巖岫冥搜可以
棲神頤性歡延累月益羽人之窟宅也然自朱子築精
舍講學著書權歌遊泳九峰諸儒萃處稱為閩南洙泗
今皆灌莽荒榛矣余顧之慨然歎息既返權小暇聊記

其略以自娛覽武夷者列仙傳云錢鏐二子居此曰武
曰夷故名又云昔有神人自稱武夷君皆荒遠莫可攷
然至今傳焉

盱江諸山遊記

盱江之山最麻姑麻姑之蹟以顏魯公仙壇記著山半
有亭驟聞風雨聲颭然者瀑也源出西芙蓉峰過石梁
垂為水簾滙為龍湫砰轉數百丈忽分為二夾練爭飛
左右稍異俗呼雌雄水下有觀瀑亭瀑洶洶來壓人龍

湫上百步有神功泉出石底土人取以釀謂之麻姑酒
去此即仙都觀祀麻姑榜曰丹霞小有洞天傳稱王方
平過吳門蔡經家召麻姑會今吳地志言其宅在朱明
寺西一名蔡仙鄉而此山觀址又相傳為蔡經宅云舊
有仙壇記碑碧蓮池唐大夫松今皆湮廢問丹霞洞久
無識者矣其稍近者為從姑山從姑者謂亞於麻姑也
三石聯屬遠望之如側弁稍近之如兩禿翁其面為飛
黿峰昂首虛腹左半為天柱縣巖作宇甘泉窟焉有舊

刻云前峰書屋益明德羅先生父子讀書處而明德聚
徒講學尤盛壁上銘勒不可勝數左百餘步曰一線天
石罅中僅可通人冠以飛梁梯巖而上城郭江山一目
千里西望麻姑紫氣鬱然而此片石礪礪突起雙江似
未肯相下余謂其離奇蒼紆有類武夷峰者目之曰小
武夷客謂華子岡僻奧少人跡幸毋得兩姑失華子故
復有靈谷之遊靈谷者麻源第三谷華子期仙隱處也
巖下大石丈許欹側成門是為谷口上有石屋曰仙巖

巖側石角有亭曰倚雲山靄溪光如在亭檻時四山杜鵑花盛開而巖石堵立泉溜涓涓下日射之赭然謝詩所謂銅陵碧礪石磴紅泉者髣髴近之而或謂康樂所咏在撫州城西之銅山嗟乎陵谷變遷丹丘滅沒又安從而深辨之也蓋麻姑以瀑勝從姑以石勝華子岡以石門勝自此踰嶺涉溪尋雲門寺則境益閭寂麻源之窟益邃遠非杖屨所能周矣

蘇門山遊記

出國門將薄遊嵩少間過衛而太守同年程君觴焉曰
嵩遊毋亟行君不聞蘇門百泉之勝乎去此五十里耳
於是相顧撫掌旦發至共城趨泉上日將晡矣亟躡蘇
門山登嘯臺右瞻太行左眺九峰謁孔子廟入邵子安
樂窩與嘯臺相望臨崖為衛源水神祠百泉鬱沸出山
下一稱百門山山以泉名也泉上多廢亭有大蘇手書
蘇門山涌金亭六字泉左為百泉書院碑刻不勝讀其
閣曰清暉烟月空明都非人間世施子曰余往聞蘇門

有孫登嘯臺意其巖窟阻深矣今視之益若培塿然阮籍既退至山半聞嘯聲若鸞鳳向人不可得見庸知其嘯處哉然自阮公後千餘年矣寂無嘯聲宋李之才攝共令邵堯夫從受易築室山阿其後姚公樞許公衡竇公默相繼往而耶律楚材來居溪口沿溪種梅歌詠梅溪即今水南村落也海內名泉不乏見於三百篇者衛源獨焉所謂沘彼泉水亦流于淇是也澄源一本衆竅爭流視之若無聽之萬籟益大河以北所僅有古之人

其皆有樂乎此邪夫詠柏舟而思共姜之節歌淇澳而懷衛武之風泊乎晉宋以還有道而棲遲者輩接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或庶幾於一遇焉康熙辛亥八月二十五日

遊少林寺記

自洛之嵩必先少室其北麓曰少林寺後魏孝文為胡僧跋陀建枕藉五乳峰旁有甘露臺相傳跋陀翻經致甘露故名自佛法入中國迄達磨面壁少林傳五葉其

說大盛故寺稱最古名僧遠蹟具見唐裴灌碑則天武
后嘗遊幸供祀詩文皆婉秀可觀宋樓昇三十六峰賦
為參寥子書今仆在地累級而上為法堂代推一僧主
其席籍名祠部寺後毘盧閣最偉麗初祖菴在西北二
里龕達磨影石高三尺廣半之膚理眉髯如生世稱達
磨面壁九年時精神所徹也石故在面壁洞道阻峭故
移之山麓云余偕僧雪門奮策尋石洞其北壁稍空可
倚立一人即故影石處聞當時二祖立雪斷臂亦在此

後人作立雪亭中非也古求道之士餐風雪狎虎狼
捐絕百念而為之故精貫金石學無不成類如此洞棲
一頭陀敝衣跣足門以緯蕭問姓名不荅與之錢不受
余歎嘉而去南見鉢孟峰如在掌亟欲登少室僧曰不
可登也山舊有金宣宗砦勢斗絕一角可攀明末為賊
壘事平焚禁二十年無人跡矣峰一名少室山海經曰
少室之山有木曰帝休服之不怒又名負黍山今土人
但呼御砦云問貝多樹不可攷藏經閣後有秦槐永樂

間亦火矣惟前瞻少室如青玉案林陰山竊與庭柏藤
蘿蒼翠鬱翁心形交靜或曰此少室之背也稍東二十
里回望舒妍為翡翠屏再轉而南過汝州則八九青蓮
花矣余喜曰固當有異姑記之於少林寺

嵩山遊記

施子之將尋太室也登封宰葉君井叔以事如洛城值
余少林寺還留一日是夕冒微雨入城旦從雨隙中東
八里謁中岳廟廟後有黃蓋峰宛然車蓋漢武帝封山

見黃雲故名其西則萬歲峰所謂嵩呼者也夜并叔對酌部署遊事是時九月六日余期以八日宿中峰九日從絕頂縱觀會連雨二日山不見膚寸輒私祝曰安得風伯為我捲雲霧後夜適大風旦起山色深碧逕滑甚輿登法王寺石壁稜厲東峰斷處曰嵩門唐宋人嘗以中秋夜待月於此月從門出號為絕勝余題名壁上從嵩嶽寺塔院東抵嵩陽廢宮有三柏相傳漢武帝封三將軍今存其三大皆圍三丈有奇輪囷盤戩紋如垂鬢

稍北一石幢半沈土中見韓歐諸公題字東數百步有石甃九曲泉昔人提舉崇福宮流觴處其左為啟母石有漢武御道石門篆書古甚明旦自此陟嶺穿腹及背約十五里得一石如蒲團坐面少室朗然几硯間名其石曰留仙西數里側下青冥中度棧得石窟曰高登巖世傳仙人李八百隱處或曰韓退之所宿石室即此巖隙垂乳泉日供一僧余留絕句而去又西上數折則嵩巔矣從城郭望之略與諸峰竝至此則前拱後衛羣山

皆類於少室拊其肩背下瞰方城為棊枰多黑白子登
最後玄龜峰北望黃河如練東西女几具茨愔愔出沒
指顧青影於是漱玉井之泉探白鶴之洞日已將昃一
道士甫歸問封禪臺玉女窓擣衣石皆無以對惟言峰
左一荒址尚餘瓦礫云顧龍潭兩寺出趾下遂東北行
二十餘里過九龍潭就潭下寺宿始余將陟中峰人皆
以虎諫余笑曰蠢爾山君不當避人耶葉井叔勅虞人
以火具從已而下北巖路峭棘如危牆未至寺六七里

深林日暮從者恐前後相叫呼間舉一礮響震林谷賴月明不失道抵寺中已漏下矣

遊盧巖及石淙記

十一日登龍潭南尋盧巖寺蓋唐徵君盧鴻乙隱處泉出千尋巖上雨後為瀑布回風拂之為捲簾會秋旱尚灑灑如散珠然下有盤石可坐數十人盧隱居授徒累徵不起著蒿嶽記一卷問邑人亡是書矣東二十餘里過周公測景臺南望箕山故有許由塚人皆曰許由山

云又十里大聲發山礪怪石林立是為石淙水從東北
來束以石崖人立而睨踞中卧巨石激湍淙淙然循崖
南上壁面斗削下為小潭前人竅壁置懸亭磨崖勒銘
今亭廢字遠不甚辨左右石以百數大小抗墜突缺之
勢不可具狀西一石離立為蹲虎頭目欲動前有釣魚
臺其流少遠水聲漸細夕陽既西崖黑鮮青倒映澄綠
鯨魚長二寸許粲粲可數土人言昔官僚游宴嘗取魚
石穴佐酒謂之小鮮危石竦峙其下流齟齬交錯如不

聽水去每曲注為潭必有平石可布席類造物者所位
置以待幽人東接潁水西矚箕山仰首長歎思巢許諸
人必嘗有游跡焉彼鈇鋤潭石魚湖僻在荒徼以柳子
厚元次山名而此地處中原不大顯於世豈以距嵩遠
故士大夫罕至與抑天故靳之不使市朝人狎也世嘗
謂嵩山少名泉余一日得二奇懼惝怳而易失也趨童
子濡筆書之

山門遊記

寧郡匝萬山其礫硤而豁訝者往往竅為洞穴而其環
山皆洞交屬旁通者莫如寧邑之山門山石橫亘中豁
如甕城高廣數丈其西為文脊峰中多平野山為郭郭
其前後高下以洞名者曰朝陽曰紫雲曰漣漪曰枇杷
曰龍潭相距不一里許朝陽者南向爽塏戶牖三面相
傳瞿硎先生披鹿裘坐石室處東百餘步從怪石中側
墜下者紫雲也窅深而明時出雲氣自西北穿礧谷深
黑可三百步漣聞流泉僧炬而導客南出於山之尻

所謂漣漪者也左陟山椒又陷而中虛崖罅有枇杷樹洞以是名其稍遠者為龍潭大旱不涸龍窟其中嘉靖間土人竭水灌田雷奮龍見日為晝暝其水東北逕漣漪合流匯於港口其餘如竇如井多深陋不可入春夏水漲灌輸萬竅衆山怒號若考鐘鼓始入門曰靈巖寺有古木大數十圍人稱瞿硎樹寺外精舍有所謂鑿鍊菴者又別闢一石門隨山架宇倚石為壁曲榭層樓人蹈空際中有獅子峰倚天昂首環顧崇巖萬怪竦疊余

少而聞之將老而遊春日既佳歡興殫洽樂其洞穴之
幽而多軒豁通朗給人遊目類有道而能容者時無瞿
矧子石室閔然然其人遁跡韜光而桓溫造訪物色使
伏滔作贊溫故自可哉千百世下求斯人之車塵馬跡
又可得哉

黃山遊記

江以南諸山黃山為冠其高四千仞所謂天目之頂僅
及其趾者也舊名黟山說者謂黃帝鼎在焉故稱今名

壬子八月八日施子至自宛陵憩硃砂峰下浴於湯泉
次桃花源遇雨三宿觀白龍潭瀑甚奇雨止自湯寺觀
羅文恭所題壁遂過慈光寺揖老人峰日暮登中峰絕
頂度棧緣梯如自井中出是為文殊院夜得好月旦登
蓮花峰將及頂三丈許附壁以腹行踞巔坐良久西數
里穿鼇洞宿煉丹臺指月菴會霧雨寒甚十五日霽躡
飛來峰獅子林至西海門遂歷始信峰石筍矼縱觀日
將夕從光明頂上看月大醉作歌旦將北還雲谷以蕪

塞反湯口取道折入觀九龍潭宿鉢盂峰下精舍明日
出湯口還客問遊記余曰無記黃山不易遊遊不易記
也子厚居柳州一丘一壑寓目周賞他名山以峰記者
數十其巉奇間出率得二三黃山奇峰不翅三十有六
拔石萬仞離立刺空若攢笏植圭分一峰足名一嶽矣
又聚數十峰為一峰石罅銜松蟠屈怪瑋人百其目不
給覽矣又雲霧窟宅陰霽頃異陰則白日迷茫客或至
逾旬不辨一峰失意去故所見人人殊余幸得數日清

霽登文殊院左右顧大都蓮花屏立骨見其餘萬峰皆
莫敢輩行自此逕西北傾曲作蟻旋出花萼中平視天
都若几案間物遠見九華廬嶽者蓮花峰也斷石若峽
橫松引臂下視散花塢丹黃繡錯者始信峰也前臨邃
壑塔涌牆立人鬼鳥獸器物狀以千數者煉丹臺海門
也萬劍林立間若三數人偶語行且立者聚擎羽蓋纍
纍愴恍者石筍缸也突若廣額冠前後海者光明頂也
頂以東曰前海西曰後海以雲氣布濩羣峰出沒如島

嶼在海也久雨新晴雲歸壑岫層累萬疊是為鋪海可
猝遇不可必也適我願者中秋月夕正踞光明頂倚天
嘯呼月在眉際獨未及見鋪海然風起雲飛籠山堙谷
一瞬百變差得其概焉若夫山光嵐氣激射虹霞照耀
冰雪詭形殊采千態萬狀雖使酈生撰注謝客游詠安
能含毫抽思縷析其什一哉客曰黃山大且奇矣然太
嶮仄如足繭何余笑曰蓬萊限弱水矣西華千尺峽非
垂綯不得上今黃山天帝所都羣仙攸處蛇虎不穴不

斯人攀躋自太古以來億萬年至僧普門開逕山始通
人吾儕蓋幸而覲焉觀其要眇子乃欲恩以車馬作耳
目近玩邪客口吐無以對再浴湯泉而出栩栩然若御
風矣是遊也始以山記從史者程子非二從余者洪子
美周許子雪懷而江子允凝數於梯逕絕處躡險先登
余恃以無恐蓋稱黃山導師焉

遊石梁記

遊天台而最者高則華頂奇則赤城石梁赤城距城西

數里山色正殷崇墉複闕上下二巖若層城去此北五
十里為石梁兩崖堵立橫片石長三尋廣可盈咫龍首
龜脊西北雙礪飛來抵巨石合流爭道萬籟鉤磳崖石
皆洶洶蠕動旁據曇華亭俯瞰梁下直瀉千仞烟霏霧
散殆絕髣髴循亭檻東下望之則飛梁冠雲白虹數百
道垂天而下矣雙礪一出華頂一自桃源洞逕蓮花橋
擊石坎躍出如白鶴振裳如建瓴噴乳尤為奇絕余嘗
過匡廬開先寺觀瀑布時浮山藥公告余天台石梁今

遲之二十年餘而故人高使君培自台郡遷秩要余同
遊賓從六七人餐喻雲霧是日將趨華頂會雨小憩周
覽左右因笑謂使君山遊宜晴瀑遊宜雨非雨其能瀾
湃噌吰盡泉之能事哉逝者如斯山梁如故吾與諸君
子發在川之永歎蘊濠上之遐觀惝恍有得人百其情
姑記之於石畔是夕宿方廣寺旦日雨止乃去時康熙
丁巳十月朔

雁蕩遊記

雁蕩山蓋海嶠也抵台州聞海警將不果往高使君固
強之行及抵大荆樂清令盛君吾鄉龍眠人也舉手西
向曰雁山在眉際矣於是使君擁騎之東甌余舁籃輿
入山行數里見大石巋然人形高坐是為老僧巖稍進
則石屋層軒洞門橫石如楣梁為石梁洞又西過謝公
嶺前望數十峰稜峭天矯雲挾之欲飛去與人告余曰
此靈峰也循石谷行夾面山皆拔地骨立無土膚作人
物鳥獸草木狀以十數寺前危崖壁立中罅石扇高五

百級乳泉滴溜泠泠然為羅漢洞會微雨白雲塞路急
前問靈巖寺其境視靈峰尤最左大小展旂峰右天柱
上蔽雲日背倚丹霞嶂綴以霜樹青紅爛然天半從寺
右側東上入石洞得龍鼻水石脊蜿蜒昂尾俯首泉正
出懸鼻中如垂珠洞後有小龍湫泉挂巖壁數十丈而
獨秀卓筆雙鸞等峰肩摩趾錯相聚尋丈間是為造物
之房惜小龍湫飛瀑稍渴耳問大龍湫尚隔十餘里西
度馬鞍嶺日將夕風泉漉漉如虎嗥恐人趨羅漢寺宿

旦日山霽復循磴涉錦溪可五里過常雲峰下望見獨
石側峙其端兩岐曰剪刀數折而入則鐵壁連雲飛泉
出天漢綜若曳練析若散絲將墜中翔隨風回薄舊傳
鼓吹聲作泉輒飛舞適從者拍掌大呼叫聲裂石崩崖
木葉颼颼雨下初陽斜映光采萬狀是之謂大龍湫其
旁有詎那亭余倚杖忻歎不謂戎馬遲暮重獲此觀也
僧言其源出雁蕩去此可二十里土人謂之雁湖好事
者嘗裹餼糧攀藤葛半日可至今山下石門寺久廢榛

塞逕絕矣雁蕩者羣山之絕巔也泉涌成湖鴻雁攸歸
自初古蔽灌莽間至宋祥符中伐木始顯故謝公遊屐
不至今又絕人跡是日過龍仁寺後觀燕尾泉遂下美
蓉嶺去他不復記同遊者武林傅子杰先兒彥恪

三天洞小記

宣州稽亭嶺東南數里有石洞曰三天稽亭者谿巖層
峭圖經所謂過客至此盤桓稽留者也去此最深曲者
為洞其上有仙人巖巖麓得洞仄逕成梯躋而入裁通

三四尺許風出泠然中空為大屋修廣可數十間苔斑
赭駁上穿三牖吐納雲日洞盡處泉涓涓流石底溉田
數頃龍窟其中歲嘗雷雨大作涌流駭瀑鼓盪砢礮滿
洞迸出謂之洗洞春夏間林棲逸士觴榼燕嬉枕漱永
日唐扶風禪師嘗累土作臺趺坐今遺趾髣髴故在門
右側一洞獨窅深燭之皆鑠子金甲色山舊鬻為民業
郡守盱江羅公汝芳過而奇之為復於僧劄記巖壁洞
稍有聞余遊憩數四觀其高明寬綽夏凜冬溫雷雨所

藏韜跡澤物故是陸處之蛟宮仙靈之息壤矣歲之甲寅秋予避地水東與同好二三子紀遊留詩其上

學餘堂文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學餘堂文集卷十六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

傳

李忠肅傳

李忠肅公名邦華字孟闇一字懋明吉水人師事鄒忠介元標每讀史至諸葛孔明顏常山文信國諸傳慨然流涕萬歷三十一年癸卯同父廷諫舉於鄉甲辰成進

士知涇縣事考績第一擢山東道御史巡按浙江以剛
勁忤時屢蹶屢起歷萊州分守登州易州兵備光祿寺
少卿巡撫天津總督河道兵工二部左右侍郎南北兵
部尚書終都察院左都御史遂殉國難公敏練吏事持
大體所至有異政其被徵赴闕也時國儲未建福藩假
請莊田遷延宮闕公懼揺國本力引分封典例爭之并
論戚畹鄭國泰竊弄威福頗觸忌諱然福藩卒就國顧
端文憲成講學東林為讒者所詆公抗聲謂攻道學興

黨錮非盛事拜御史即上書論邪正久清指斥執政
及依附諸臣蔽賢病國狀請召還鄒元標顧憲成郭正
域及廢棄諸名賢已劾南直學臣熊廷弼殺士媚人勛
臣劉世學盜擅國柄冢宰趙煥迫逐總憲孫瑋請法祖
制用人正官方收真材杜倖門直聲大震大學士葉向
高遇之朝房舉炬熟視曰今乃識李御史不敢忘公韋
弦公嘗列啟事為政府規故也按浙江課吏上廉能即
所舉無敢餽謝故事濟邊費取之贖鍰不足則預徵郡

縣以應公悉罷之曰獄未成而坐贓非訓廉也檄祭方正學于忠肅王文成諸先生聘禮其後賢歲大旱請賑未報可悉索公費買穀以賑中涓織造病民請停遣令有司兼領其事不報事訖引疾旋惟黨禍謫遷天啟初以光祿少卿召廷臣交薦公邊才拜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妖寇圍景州急公猝用奇兵俘斬數千人復景武鄒滕諸州縣躬巡海上覽要害修墩戍復請募兵以固重鎮多建營房馬廐置戰守車械畢備又設軍市使兵不

離伍商民以安事聞上嘉悅發內帑勞軍累賜公蟒服
金幣後先加俸凡三級入為兵部右侍郎時楊忠烈連
疏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中及南樂相魏廣微魏疑出
公意嫉所親疏斥鄒元標講學語數侵公適工部郎萬
璟以論璫廷杖創甚公省視橐餽璫訶而銜之崔呈秀
倪文煥等興黨獄欲盡斥清流先側目公號為老東林
諷御史李蕃撫他事論劾勒令還鎮公乞歸養去逾月
復因言者罷官明年倪文煥極疏妄詆事幾殆兩歲之

間緹騎數遣士大夫接踵死公子士開憂形於色公慟之曰人生如寄所不死者忠孝耳崇禎改元閹黨誅詔復原官代行總督事陞兵部尚書遂請核京營兵失貴幸意京營自于忠肅後法盡壞老弱與空籍半之而董戎政者勲臣子弟也歲中兩撥更番相蒙又倚中官相援莫敢問宿衛無勁旅一旦有警卒不可恃公具陳所以及任將馭軍清蠹諸事且謂京營歲費米一百六十萬計虛冒二十四萬三備兵營尤冒占淵數請急清

汰於是勲戚中貴震恐募人補伍增勝軍四千餘人馬
四百匹營務稍振而銜公者衆也再疏乞歸養不許未
幾遵化報陷大兵薄都城公選兵繕械區畫防禦請列
營近郊為犄角而終以忤要人意中蜚語免官營務由
此益壞越二載上御經筵思公歎曰京營近來全無振
飭何似李邦華任事時益深惜之公里居十年己卯起
南京兵部尚書審顧形勢建議守江東不如守江北守
下流不如守上流宜於滁和全椒間屯田鞠旅以固門

戶池陽間建開府采石置哨舟車兼制以固咽喉又請
徐州設總督宿重兵通南北為神京應援不果行疏論
神宮監張其蘊不法狀按治伏誅歲饑賑活甚衆又清
出草場數萬畝墾田徵租以佐軍興丁父憂歸服除詔
起公是時中外交訐江淮震動公聞報即募勇士督援
兵入衛請專敕直省督撫傳檄海內勤王為文辭塚墓
訣家而行已知時事不可為矣大帥左良玉兵潰東下
圍皖城索餉橫甚公單騎入營撫戢之措給餉銀十五

萬兩且激以戮力殺賊毋負君恩受惡名良玉感泣申
軍令戮其部曲不率者揚通成等四十三人還所掠漕
鹽艘五百男婦四千餘人勒兵還鎮公在道即改都察
院左都御史疏辭不允召對職掌事踞最久上數目起
公故事巡方復命未嘗署下考公執法請不時糾劾凡
巡方舉薦首廉惠有學術知兵理財各為一類試而不
效罪及舉主乃申御史約束嚴稽核謫斥貪墨御史四
人輦下肅然甲申春潼關陷山右不守上召對數為泣

下二月集廷臣定大計公密請上居守東宮撫軍南京其略曰方今逆賊猖獗國勢杌隉皇上身為社稷臣民主當明詔天下效死勿去所慮東南渙散收拾無人萬一腹心禍起孝陵震驚噬臍何及臣見皇太子仁明英武宜急倣仁廟故事撫軍南京簡親臣大臣忠智威望者輔弼凡軍國大政便宜施行毋從中制毋聽旁撓於以振國威通聲援安祖陵固上游不可緩也疏上三日不報又請定永二王速分封東南鼎建藩服上覽奏頷

之示首輔陳演曰憲臣言是亡何外傳上南遷上疑演洩其議罷之而公言亦寢是時闖賊蹂躪三輔勤王之師不集督師輔臣逗遛日行三十里公又請頒詔罪已激發忠義召天下督撫星馳入援又狡賊奸細多倚勛戚中官家為窟穴伺官府陰事乞嚴勅勛貴覺察而媼相之秉兵柄貂珥之典神策千古覆車同一敗轍議者欲用中官守城此不可不慮也祖宗設立內帑原積有餘之財以供有事之用今寇在門庭士無重賞何由得

其死力願盡出內帑以供軍需鼓士氣諸臣如袁繼咸
路振飛馮元颺差有方略力堪禦侮史可法饒忠膽南
壁當專委之疏上又不報三月九日寧武告急大同昌
平三日繼陷羸卒守陴中官蒙蔽公知城之必不守也
望日至內閣約請發帑城守與首輔議不合公唾而出
即督諸御史上城集矢石拒之或謂鑾輿必出狩不則
護皇嗣微行宜留身以待公痛哭曰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老臣撫軍分封兩疏空吐血今時已不及措矣十

六日賊抵城下移寓吉安館文丞相祠酌酒告文山題
詩矢志又手書別倪公元璐馬公世奇施公邦曜相期
誓死是夜趨大內面奏機宜不得入十九日城陷公朝
服北面再拜更衣角帶曰國事至此臣雖死當素服
待罪徐三揖文山云邦華先生里人當國難無可報君
惟一死從先生地下耳家人哭請遺命曰吾以身殉國
復何言但未知上所在勿殮吾屍遂自經死是日天子
死社稷殉難二十餘人公實先之坐屍中堂五日顏色

如生賊羅拜曰忠臣忠臣梓宮出東華門公始棺殮年七十有一始公家食時嘗畫策禦九蓮山寇興復白鷺書院捐田餼生徒復於郡城建依仁書院與賢士大夫討論聖學往還切劘所著詩文六十卷勤王北上時自題曰留丹集蓋決計以文山自任也既死衣帶間有贊曰堂堂大夫聖賢為徒忠孝大節誓死靡渝遭國不造空負良謨臨危授命庶無媿吾清順治十二年賜諭祭謚忠肅

九江總督袁公傳略

袁繼咸字季通號臨侯宜春人少砥志節登天啓乙丑
進士授行人奉使致祭壽陽王禮成王贈以所乘名馬
不受崇禎庚午拜御史疏請辨君子小人進退之介甫
兩月條奏盈篋左遷南行人司司副轉主事禮部時中
官王坤以監視貪悍而張彞憲總理戶工事怙勢凌轢
諸郎吏率望風蒲伏公屢疏痛言上頗采用癸酉典廣
東鄉試遷山西提學巡撫吳牲疏薦其治行以忤巡按

御史張孫振被誣逮問晉諸生傅山韓霖等伏闕訟冤都御史白其事逮孫振公得復原官分守武昌改淮揚道副使尤多撻發性倔强與督鹽中貴楊顯名抗禮顯名佯薦其才請加敕兼視鹽事實抑公受節制也公不問抗禮如故遂坐免流賊張獻忠寇湖廣督師楊嗣昌檄公監軍累陞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數困賊辛巳二月賊襲陷襄陽而公實分治鄖陽軍為部議所撫復被逮繫謫戍壬午薦起總理河北屯田大師左良玉以襄郢

連敗引踞安池間轉餉不繼兵寢為暴上下數百里江帆中斷公徑趨小孤致書良玉責以大義復告都御史李邦華檄移川黔餉十餘萬餉之左兵自是不暴掠然不肯一戰上特命閣部吳甡出視師始議設督府九江扼吳楚吭于是以公總督諸軍事公聞獻忠圍武昌疾馳趨左師西援見浮屍蔽江下指謂良玉曰大將軍忍見此乎左面亦然難其行公讓之曰大將軍功多罪亦不少朝廷不督過之一歲兩遣中使宣諭開國徐中山

所未有也奈何不圖報稱良玉左右以他詞為解公叱
曰人孰無死張睢陽死賀蘭進明亦死某行矣寧為睢
陽死不為賀蘭生左大慚始進師先以五千人往公捐
金犒師授方畧敗賊收復蘄州大冶武昌諸州縣賊棄
武昌走岳州亡何吳甡中讒罷公復改屯田會新督撫
呂大器與良玉有卻聞於朝復移公督九江軍良玉挈
兵還武昌弘光立進封良玉寧南侯氣益盛公之再為
總督也雖以夙望見推兵事多撓掣不盡由已出乙酉

四月賊闖東逼時江南用事者亂政良玉指清君側劫諸將盟欲東下公集諸將城樓灑泣曰兵諫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惡可同亂乎肅冠帶誓死未幾兵將洶洶良玉不能制拊胸曰吾負江督吾負江督遂嘔血卒是時

國兵將定金陵英王師壓九江矣良玉子夢庚以軍降挾公俱北公再四求死不得八月抵京數奉

諭旨令易服以朝公引疾辭自寒徂暑坐一室讀易春

秋史鑑及謝臯羽諸集作經觀史觀二書未就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復

諭令就官不拜且死公曰不殺固

清朝之仁效死實明臣之義越二日赴死于城東便門里許三忠祠南臨刑色不變初公被拘舟中賦詩見志有曰哀年奉二老一死酬至尊從容文山節誰招燕市魂他詩文及奏議多散軼不傳

熊御史仲龍傳畧

熊化字仲龍清江人萬曆辛丑進士官行人以冊封使
廣東四川又賜一品服出使朝鮮所至爭購其詞翰嗣
王餽遺無所受臨別獻名馬公至山海關以書謝歸之
後姜公曰廣使至朝鮮國人訊公起居有詩云慇懃寄
語清江老白髮相思又十年其為遠人頌服如此擢監
察御史是時朝政骯髒內惑權倖外倚債帥公上書慷慨
言邊事乞清占役強正兵修器械鍊火藥為制勝長
策又疏論首輔方從哲誤國不報時朝士以東西植黨

門戶相傾軋公獨踽踽無所附出為淮陽備兵副使即日拂衣歸卧足不入城者二十餘年郡邑有大事咨而後行再起關西川東叅政皆以疾辭牘移凡數十上始得請致仕崇禎甲申燕京陷弘光保有金陵起太僕寺少卿未赴尋播遷避難崎嶇閩粵喪亂間僅以身免歸卧山陬嘗置腦子袋巾曰急則用此

天旅定江西或促公出謁當事公瞋目曰吾前朝舊御史老且病矣安事折腰求活為援筆書絕命詞家人強

護之會當事促之急私服腦子不驗則紿衆曰管仲魏徵非傑士乎為我具輿我將往見衆稍懈脫身投後園池中衆趨救不死因長跼請曰我志已定徒苦我耳遂閉戶自經而絕時順治己丑五月十一日也公生有奇穎家世儒而貧年十二始受書輒好古文辭父時貴故諸生抑之曰制科安事此遲十年與汝公匿好之不廢嘗讀左傳史記睥睨唐宋諸家謂不逮古遠甚日與同郡楊公廷麟南昌熊公明遇相劇切為古學久乃手校

唐宋八家之文謂出之左氏司馬而不肯因襲故其為文皆已出言質而氣勁有靜儉堂集凡十卷公自序曰蘇氏有言文視其氣吾則曰志至焉耳又語人曰持靜儉可以治天下巡視節慎庫藏省金錢數萬屯田山陝權貴猾胥皆不得為姦利而其家無餘財子兆行兆俞皆諸生

鴻臚卿袁公家傳

袁業泗宜春人字時道別號景源萬厯戊戌進士知樂

清縣改蘭溪丁父憂再補龍溪所至著循績擢南京兵部職方主事進武庫司郎中請撤湖口稅璫李道遂罷其權出知漳州府陞福建屯鹽道副使公為人端亮有介節高行念母太恭人年八十乞養家居天啓中閹黨魏忠賢等煽亂日殘殺正人朝士多為屈節公堅卧終不出崇禎改元召補廣西副使分守左江其俗罕向學公誘以文教士類興起遷廣東參政分守嶺東與分巡謝璉平九連山賊地介惠潮兩郡多反側肇置連平州

所部以寧遷浙江按察使未至以功賜白金文綺徵為
南京鴻臚寺卿加一秩公將赴浙時會廣寇劉香等蠶
起震海濱諸縣督府留公決策議者請撫公不可曰國
家全盛蠹爾鼠子憑山海陸梁義當滅此朝食議撫是
長盜也且賊性觀望叵測聽之殆矣督撫猶豫不能用
公遂謝去代公者果以輕撫墮賊計死乃合兵勦平悉
如公言是時有識者爭倚重公公在鴻臚二年嘆曰卿
曹雖可卧治奈何老不知止哉再疏乞骸骨歸崇禎甲

申三月聞京師陷痛憤成疾八月終于家享年八十一而乞養家居者十有三年予告者十年杜門屏迹不齒利祿篋無長物自守令至藩臬分司多在閩粵間山陬海澨威著惠行閩粵五嶺之民皆曰是於我大有造其守漳時黃公道周為諸生公獨早識之卒為名臣嘗修郡志辨袁州糧額誤編狀請紓民困後議汰浮糧即引為依據表黃太常子澄遺事具載於書他如周族黨建義倉治橋梁凡有裨於郡者輒身先之不以私干公府

文詞詳贍樸茂有訓蒙編燕遊草兩朝奏議秀橋歸來
集若干卷子繼樟繼梓皆賢樟貢士早卒繼梓康熙甲
辰進士

蕭正固先生家傳 子用道附

蕭岐字尚仁自名其齋曰正固學者稱正固先生世居
泰和縣西柳溪上祖與道志節清曠治亭沼自娛嘗署
其門曰一溪活水五柳高風終隱不仕父方平仕元為
書記客死嶺南崖山寨岐年十六往收父骸以歸發憤

力學試有司不利即棄去好古講道里士愛敬之齋酒
饌過從劇飲不亂人目為君子醉有巨室高年舉杯屬
以身後墓銘岐正色曰若好為人庶幾不閤吾筆也一
坐聞之悚然洪武初高皇帝以賢良徵時天下初定告
訐蠶起亡命者相讎輒赴闕告變枉死者無算岐至上
十便書言時事所不便者甚悉且面陳小民無尺寸之
刃而橫坐大逆之名誅殺過當墟閭井而耗戶口非聖
主所忍聞也上悅賜食是時郡縣所舉賢良皆許自量

能受官岐以老固辭詔為潭王府左長史凡數命皆固辭忤旨謫雲南楚雄府教授既行復追還令朔望入朝居歲餘授陝西平涼府學訓導岐嘗夢神人引至一室座有圖書至是入學舍如夢中所見嘆曰命也訓飭弟子一如居里塾時從者甚衆賓興之歲聘幣交至嘗主試湖廣福建並得士數十人又詔徵考定典籍與宴奉天殿賜衣被數事給道里費比歸築樂在堂於近里之楓山自為志銘曰吾以此見祖宗地下差不辱矣年七

十有二端坐卒平生撰著有正固稿京華稿歸來稿若干卷嘗曰吾為文不能譏諛人片言惟因物賦形欲移甲置乙必不可也其詳見衡府紀善周是修所撰行狀及學士解縉傳中

子遵字用道號坦行侍父岐讀書三華山下督之嚴毅嘗謂遵曰父子責善而至相夷是無家教也周公以成王移撻伯禽伯禽敢喘息哉遵奉命惟謹以明經薦官靖江王府長史尋召入校國史永樂元年從王歸國遇

事當白侃侃無忌諱王遣入奏國用不敷遵力進以節儉且諫王曰至富可得至貴不可得王貴比天子僅降一等復何求哉惟節嗜欲慎起居讀書學問非但養成德性亦可怡悅性情非若騎射博奕徒勞力損神也因條陳切務凡八條語皆懇至又作四門箴王為之改容嘗以祿不逮養凡遇內宴珍饌不忍醉飽金繡之衣惟朝賀一用退則布衣手書翰不釋有仕學齋詩文五百餘篇自為墓銘曰才不及於經邦政不及於善俗然在

職八年王國安而道無辱雖乏臧武仲之智而得孟公
綽之不欲是保全歸以從先大夫於楓山之麓人謂之
實錄云俄得痺疾乞骸忤旨謫宣府鷄兒嶺巡檢卒於
官年五十有五

贈奉政大夫蓼菴田公傳

公田姓諱緒宗字彷彿一字文起山東德州人曾祖三
戒明嘉靖癸丑進士官戶部主事祖高父實栗並諸生
公為仲子少倜儻自負不屑伍里中兒家貧嗜學冬月

聚新擁足讀書常達旦為舉子業務偉特成一家言試
場屋久不中人或規以諧時嘆曰虎豹之斑鳳凰翡翠
之羽貴其文異也使吾文而猶夫人也烏用吾文為卒
持之不變教授諸弟子有繩尺同里蕭侍讀惟豫初自
童子受業輒以翰苑許之至今服其知人順治辛卯舉
於鄉明年壬辰登進士除知浙江麗水縣立著名迹先
是民苦催科淆紊公內外各置一簿核注盈欠吏不得
上下手為奸其力役則按籍均徭罔困貧寡故邑處衝

津而趨事無後期賦役一清麗水故仕國學校歸然冠
擇山之陽昉自唐李鄴侯而韓退之為石記亂後荒圯
公至則新之會諸生其中講業課藝名曰麗澤大社由
是人士益興於學邑有通濟堰蕭梁時所築障松遂兩
溪水為四十八派灌田萬餘畝後大水決堰泉散土龜
公單騎往視之曰創於昔而墮於今如吾民何躬畚鍤
復堰民用利賴田穀以登初公將之官作筮仕自記一
編厯援古循吏以自勵曰使吾行有弗協於是弗敢為

也至是出為政無一不如其言麗民歌之曰邑侯清雞
犬寧邑侯賢婦子安亡何以疾卒於官年四十六邑人
為之哭罷市公在縣甫五月其得民如此子雯需並進
士雯以工部尚書郎陞按察司僉事督學江南需翰林
院庶吉士並以文名世其家施子曰史氏傳循吏衆矣
大抵奉法循職恂恂無奇行以麗水治行方之寧出古
人後哉語云見指知臂夫朱邑之愛利文翁之儒雅王
景之治河渠彼有其一而傳之至今今不待朞月能兼

之使天假之年豈獨以循績見哉

徵仕郎知九江德化縣借庵汪先生家傳

公諱作霖字雨若別號借庵姓汪氏世為歙人祖懷峰
公通判雲南楚雄提舉白鹽井有名績父寓庸公個儻
自負謁選得丞職不就曰吾有佳兒必大吾門矣公是
時為少子出語驚人弱冠補郡弟子員試輒高等尋遊
金陵吳越間吳中先輩鉅公若文相國湛持顏宗
伯瑞屏等見之咸折節恐相失其他傾蓋接坐不

介以孚者甚衆諸名士或樹聲援角門戶公懷仁砥義對之如飲醇醪意所不可則嶽嶽不少徇附歸居父母喪毀瘠盡禮過時而哀壬午舉於鄉時明末多故隱居教授諸子弟皆從受業有終焉之意久之補蒙城教諭葺學宮新講堂士薰其教澤者蔚然一變接迹登賢書由是得薦知九江之德化縣江州洊苦兵火當滇黔楚蜀之衝師行充斥供億旁午民救死不給公殫力拊煦嘗親行郊陌課農勸租民不忍後期公惻然傷之又捐

私錢為民請命邑賴以稍紓及二子先後成進士輒解組歸里治小園池雜植花木數十本池中菱芡芙蓉蘂爛漫彌望日偕故人觴詠其中名之曰夢醉園蓋以蒙城漆園故壤而江州則淵明僑隱處公官於其地出處興寄與兩賢略同也性嗜詩古文手輯前後撰著數十卷為夢醉園集嘗有蝴蝶夢回仍是我東籬酒熟便為家之句其率尚如此江左士大夫爭傳之臨歿前一日曳杖過宗親談讌若相別狀且徧呼家人老穉相勸勉引

酒數酌旦起沐浴更衣而逝年七十四公尚節概不苟
取受初未仕時有故人蒙難亡命望門投止親知畏拒
勿納公獨以身庇之論者比之孫嵩之於趙岐文舉之
於張儉及故人驟躋通顯則堅謝弗往曰吾曩哀其窮
無歸耳豈望報邪族子有竊先世券攫人金者事泄分
金為餽又有爭產者重賂遺豪貴轉以半屬公意在分
謗公正色悉卻不受既官數歲或勸營田宅笑曰吾教
子一經所遺侈矣田舍翁吾不為也以故里中稱清白

必數汪氏云今所著書藏於家長公溥勲內弘文院中
書舍人先二年卒公痛悼得疾次公浩然行人司行人
並有學行予嘗與行人交故詮次其遺事為之傳

張懿靖傳

張五權字中生一字巽仲父守道工部尚書以清白稱
父歿未終喪兄遽析產跪而泣曰大人故無長物今屬
續尚溫何忍及此兄不聽則讓腴取瘠悉惟兄命以思
成貢士棄舉子業弗事從汪有源崑一問學延致其家

反復於克復歸仁之指凝思終夜粥田饌賓客不倦久之瞿然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仲尼豈欺我哉益搜先儒語錄澂心默坐歲以為常間與浮屠往來質問欣然有得乃斷葷酒著復初論集古婦人得道者二卷授妻沈氏異室而處人訾為自儒而禪不恤也辛卯疾革却醫藥端坐曰死生旦暮耳深衣幅巾作詩而逝有悟後修持二十年儒功梵行兩能堅之語學者私謚為懿靖先生其學以陸子知性為宗而推之愛人澤物人有喪親

者貸金不能償遂火其券與人交抑抑若恐傷其意勸之以道則懇篤曲至嘗附客舟值一妓不假言笑妓怪其簡賤先生愀然曰正不忍賤汝耳試思父母生汝為良家女今見汝失身供人嫖狎將喜乎悲乎何忍復言妓不覺大慟舟人皆改容又嘗避兵遇盜將剽掠見先生斂手謝罪曰公長者吾何忍犯其感動若此施子曰於乎懿靖豈韓子所謂儒名墨行者邪吾嘗獲與之遊矣跡其孝友樂善好學深思非儒林之篤行者乎世不

金方氏文集卷十六
多學人又烏忍盡沒之哉

兩孫先生傳

孫經字阿麟別號中日與弟緯孿生並補弟子員經近
捐緯近狂交相愛重會九龍陳先生講盱江之學遂同
受業早夜勤懇適有所愜則撫掌高歌兄弟相視以為
笑樂緯得病疾晝夜調護緯不食即不忍食緯卒益感
憤嘆曰吾亡其輔矣日暮孤行安敢不力見人輒慷慨
勸勉或繼之流涕晚遭亂益貧處之泰然順治丙戌十

月十一日無疾飲水十餘日而逝年八十初工詩古文
詞學書法後悉屏去間有作焚之存詩二卷語錄雜著
四卷後人集之曰焚餘

緯字季昭別號二陽後經而生僅踰時性忼爽不循繩
尺年十三姑父唐陽川見而異之勉以學始折節受書
補諸生俄即棄去母卧病刲股求療百端夜籲天請身
代人無知者母忽呼之曰神告汝所為矣顧我數盡毋
徒自苦母卒厝柩家園廬處三歲九龍先生過之即廬

次執弟子禮小祥後嘗夜半樂聲隱隱奏廬上久之家人皆驚起竊聽音節非人間服除赴講四方自悔學不逮日夜皇皇一夕瞑坐牀上忽有見於良知之體暗室中有光洞照移時毫髮可數始豁然喜曰姚江先生不我欺也時學者多言無善之善是為至善緯力辯其非以為此告子之學與孔孟大相逕庭故多與論者齟齬嘆曰知我者吾兄一人而已既病廢食手不釋書有來問者猶掀髯論學如平時崇禎壬申三月二十三日卒

年若干歲所著廬中言三卷今不傳

論曰兩先生之生也純駁不同而同相友善卒澤於道德學顧可少哉世傳仲氏居廬瞑坐語近怪疑儒者所不道余益嘗聞之父老云

心源呂先生傳略

公諱堅字定夫別號心源旌德之鯉塘人明隆慶戊辰用恩選判廣信府委勘鉛山諸縣田清豪滑漁占民碑其績遷知路南州同知桂林府事七登薦牘會忤一朝

貴撫事謫巨津州轉河南周王府長史耆年碩望弼王
以道王禮異之數引疾不可萬厯戊辰請為王購書金
陵遂歸卧不出年九十無疾終太史焦澹園竝為狀其
行公歷官廉靜布衣蔬食若寒生尸居必整衣冠待人
即童僕無疾聲厲色在路南師事李見羅先生講學官
歸遂與先大父允升公倡同仁興仁等會偕六邑人士
力為發明至老不倦非公事不至城郭郡守金公勵延
至論學甚懽數歲言不及私金公益敬憚焉始周王贈

賁圖書器物甚厚又昇巨盜牡丹數十種遺之邑令蘇
疑有瘞金索貸無以應遂搆他獄坐公子抵罪事久始
得直先大父捐館公年八十餘來弔哭甚哀語先子曰
僕老無可贈願君他日仕進無受錢吾雅慎取與惟濫
官俸千餘金坐是家破子陷刑獄幾不祀錢帛之毒甚
矣哉聞者感悚公所記著多講學格言以亂燬於兵惜
哉

贊曰竦若岳峙皎若冰清束身寡欲惟道是營為王傅

相為士儀型危言著戒聽者霑纓衛武九十終享令名
袁君啟先生傳

袁光南字君啟高淳魏塘人少執贄同邑趙五雲問學
後從九龍先生游嘗言儒者自立必先知恥作自勵篇
性朴率處族黨是非蘄然與人言必依孝弟晚年勵
同學以反觀切已輒曰事急矣君毋姑待或至流涕宗
禎乙亥十一月卒於家年五十八先期戒家人治酒饌
徧召所親曰某日與諸公別屆日無恙已而危坐卒邑

人祠之稱中臺先生

附記先生自勵篇 孩心自如如韶光已六六歲月
易消磨此生不再得往莫追來須策富貴會有命執
鞭豈其欲欽哉尼父言有恥士先錄恥則通天關貫
地軸支撐宇宙不碌碌小節無知便屬麻木大節無
恥便落禽犢麻木媿血肉禽犢忝眉目有恥天
心見無恥人欲汨求志永配命敢不矢自勗

汪惟清先生小傳

代

汪有源字惟清少酷貧廢學年十三始受學杜朱川初
講學至孝弟章輒喜謂孝弟吾分內事杜驚曰孺子便
作身心語真可講學攜赴五松書院聞諸賢緒論萬歷

戊戌就郡試師祁門陳九龍履祥受羅盱江集以萬物一體為已任與宣城施弘猷聯集六邑同仁會時有陳門曾顏之目居母憂哀毀骨立服除居維揚起十州縣大會謁泰州王心齋祠慕其風聚諸海濱之民告以聖人可學而至所在絃歌習禮其父老曰自心齋樂吾兩先生後無此風矣在金陵數主陽明祠與焦澹園周海門楊復所高景逸諸公往復講會尤盛其學以復還本體為則詞色冲然平易近人來學者無賢愚皆嘉與之

人人以為坐春風中賴其獎掖至於今誦述嗣續不絕
生平不問人家產嘗再詣孔林探禹穴溯白鹿洞所著
有東魯西江等遊記其會記不可勝數晚歲於邑中結
歸源會力誘後進又嘗居宣城之雲山蓋九龍傳經臺
在焉學者稱崑一先生或稱汪夫子年八十卒葬歷山
冲九龍墓側

吳處士傳

吳處士諱延支字爾世嘗自稱卷石山人家歛之西溪

南伯祖應明萬厯中登第官太常寺少卿祖應曙太學生蘊德為名人父自誠篤孝邁疾早卒母胡氏方娠閱四月處士生祖太學翁喜曰天祚我吳其在斯乎泣而名之曰延支憐愛甚及就傳不以孤自恕刻厲誦記年十三能通帖括居久之不利念大父既年老寡母當戶勞苦中夜抱書泣曰嗟乎富貴當須何時安能鬱鬱冀萬一無以奉晨夕惟乎遂輟經生業更治鹽菹家稍給奉養尊老具旨膳而束身儉素衣裳無紃綺事叔父如

父親黨困急隨多寡賑施嘗過東亭見河岬崩徙朽棺
暴骨盡然傷之為編木護河堤又謀別置義塚以掩胔
骼人有頌義者輒謝曰此吾母氏意也江淮間大賈率
與其徒持籌謹簿鑰不利交賓客處士獨喜大辭與勝
流俱嘗刻晚唐秘本詩數家傳於世母年五十大張具
為壽徧集諸巨人名彥滿坐再拜請曰先君子棄不肖
腹中母氏年甫二十忍百惟以鞠我藐孤也諸先生其
愍而錫之一言於是泣下坐客皆感動先後致文詞為

多四方人士皆嘆嗟胡母為苦節為奇婦人而目處士
曰吳孝子晚得疾憇僧舍不敢以疾告猶時時歸省起
居卒年四十六親交聞者皆流涕子承勲承勵並向學
嘗買山千餘畝為義塚人謂有父風處士初艱嗣肩母
為置媵得好女既在室三年堅謝不忍御乃擇士族厚
嫁之施子曰吾交吳處士舊矣其事母孝其待友恭迹
其行事豈所謂好行其德孝思不匱者哉能言之家既
銘其藏矣其子固請余作傳吳氏家世重文詞其性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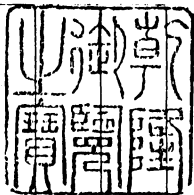
哉

智元小傳

永豐恩江橋成僉歸德於浮屠智元予既碑其畧豐人復詳其行事請為傳智元者不知其里籍或云萬安之北邨人彭其姓自齟齬去葷肉長挾貲賈游妻死輒棄家髡髮入贛之穀山自號曰無偶往來贛吉間愿朴類無能者恩江木橋壞更議甃石度費萬緡郡縣倡募十餘年不能辦智元獨奮曰所不即底橋績者有如此水

露頂徒跣稽首五達之衢呼號動衆有富室固靳往激以義不得當不已其他錢穀多寡無所擇竹木麻枲絲布之屬輸積如山貿取其直俾父老覓鑰會計手不私一錢凡六年橋成父老德之深也將為築精舍以休老俄曳草屨緘戶而出曰往省吾師數日當返豐人有覩於途則屬語謝諸故人吾自此遠遊矣啟視其室衲孟杖履之類百物故在徧跡之數年莫知其所往衆惘然乃肖像而祠之橋側邑大夫馮君肇楠曰嗟乎是其苦

行比丘邪尸其勞不有其績抑所謂近道者邪



學餘堂文集卷十六